

“伊斯兰国”的威胁与对国际安全的思考

王 黎 王英良*

内容摘要 2011年,美国撤出驻在伊拉克的军队并把安全防务移交给当地政府接管。由于国际机制与地区治理的缺失、伊拉克当局权威的衰弱等因素,“伊斯兰国”这样的极端组织日益猖獗。他们在对待人权、文化和法律上表现出来的残暴行为令世界各国震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反恐中所坚持的“双重标准”和排他性做法,对此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文章回顾了中东局势与安全困境的脉络,认为中国政府和人民有能力 and 智慧对当今国际安全与国家间合作有所贡献。

关键词 伊斯兰国 反恐 地缘与能源 国际安全

2010年8月,美国受国内经济、国际舆论以及伊拉克内部各派系之争等因素的困扰,决定从伊拉克撤军。之后,伊拉克的安全与防务移交给了时任的马利基政权。然而,时隔几年后那里的局势并非像美国所宣扬的那样,“伊拉克人民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篇章”。相反,伊拉克政府的贪腐丑闻不仅连连被披露,而且当地人民普遍认为“美国人留给他们的的是一个被严重破坏的国家,以及数以千计的孤儿寡母”。^① 特别是一直在叙利亚进攻巴沙尔政权的反对派中的极端组织,正以“伊斯兰国”(IS)的名义在伊拉克境内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恐怖犯罪事件。美国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于2014年7月开始对伊境内的“伊斯兰国”采取了军事行动。

“伊斯兰国”组织发展至今并非偶然,除了前伊拉克马利基政府期间的

* 王黎,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教授(长春130012);王英良,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沈阳110136)。

① Jim Garamone: Airstrikes Causing ISIL to Change Tactics, <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article.aspx?id=123337>, accessed December 2, 2014.

政策失误和叙利亚内战爆发等原因外，与美国的反恐“双重标准”以及缺乏大战略思考有直接的关系。今天“伊斯兰国”拥有的实力规模和网络媒体等手段，远非一般恐怖组织可比。美国政府也不得不承认当初的确低估了“伊斯兰国”的实力。有鉴于此，奥巴马政府在目前国内政党派系之争、欧洲及中东盟友的动摇、地面战争成本过高等困境下，仍然决定于2014年9月由美国领衔组成的包括英、法等多国参加，以北约、欧盟以及阿盟等为核心的国际联盟连续打击“伊斯兰国”的战略要地。^① 这表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安全政策与地缘考虑正在经受更复杂的考验。那么，这是否又意味着中国获得了施展其大外交战略的历史机遇？本文论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困境后指出，鉴于中国与中东国家有着密切的经济和地缘联系，中国政府可以适当承担一些具体的维和责任。这样做既可以向世人展示中国政府坚持“和平发展”的真正要义，又可以在中东地区尝试“一带一路”的战略。鉴于中国政府一直呼吁，联合国应该主导中东反恐行动，中国会在必要时有所作为，但又不会像美国那样卷入中东地区的复杂局面。^②

—

自2003年5月伊拉克战争结束，原萨达姆统治下的相对稳定时代已不复存在。然而，美国的军事介入也未能够恢复伊拉克国内不同教派、部族、社会团体之间的政治平衡。2006年，以马利基为代表的什叶派上台后，曾经承诺组建包括逊尼派人士在内的全国团结政府。在美军协助下，马利基政府最初一度有效地减少了国内暴力。但在2010年大选中，马利基领导的“法治国家联盟”不敌其对手阿拉维领导的竞选联盟，伊拉克国内政治危机频频出现。2011年美军撤走后，马利基以暴力手段镇压国内反对派，其中包括“系统地歧视逊尼派少数族群”。这一政策导致了伊拉克政府陷入复杂的宗教矛盾和社会动荡。^③ 虽然马利基所在的达瓦党在伊拉克政治中仍然有相当的影响，但事实上，伊拉克出现的持续动荡已经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公

① “Engaging the enemy,” *The Economist*, August 16th 2014, pp. 19–20.

② 《ISIS 想向中国渗透，中美两国或共同打击恐怖分子》，美国外交政策网站，2014年8月13日，<http://www.huashengip.com/article-103809-1.html>。

③ 刘平 《美国决意抛弃伊拉克马利基政府》，《中国青年报》2014年8月13日，第4版。

信度和实际控制力。^①

马利基政府的高压政策及其严重后果,迫使奥巴马政府最终决定“劝退”马利基。在相当程度上,马利基领导的什叶派政府长期打压逊尼派和库尔德人,造成族群关系紧张,从而为“伊斯兰国”组织的发展提供了迅速扩展的机会。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曾说“‘基地’组织在伊拉克曾只是一支被击溃的武装力量。可惜,马利基政府没能抛开教派意识、抓住大好机会建立一个和谐的伊拉克。”^②虽然此言一出引来了质疑,但是2014年“伊斯兰国”武装的确接连攻占伊拉克西、北部的多个城镇,包括北部重镇摩苏尔;6月29日,武装分子直逼首都巴格达。^③就在同一天,阿·贝·巴格达迪宣布在跨叙、伊边境地区建立“伊斯兰国”。^④

在这样的情形下,8月14日马利基宣布辞职,由海德尔·阿巴迪组建新政府。客观地讲,萨达姆、卡扎菲、阿萨德等政权的倒台或被削弱,是导致这一地区出现复杂的宗教极端组织与频繁政治冲突的缘由之一。但美国也有其战略评估上的失误。此前“伊斯兰国”与被美国确定的外国恐怖组织“努斯拉阵线”合并成为“胜利阵线”,现在,它进而提出不谋求参与所在国家的权力分则,根本目的是要在中东地区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宗教国家。他们计划中的领土范围包括西亚、北非和中非(南至喀麦隆、肯尼亚等)、中亚地区,还包括欧洲的伊比利亚半岛、巴尔干半岛、克里米亚等地,以及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地区。通过宣传极端的“圣战”思想,“伊斯兰国”吸引各国的追随者加入组织的同时,利用高科技等社交网站公开显

① Al-Furqan Media, “Announcement of the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sh-Sham: Speech by the Commander of the Believers Abu Bakr al-Baghdadi, May God Protect him,” April 8, 2013, <http://www.youtube.com/watch?v=2HPQxA3catY>, accessed August 31, 2013

② 王鸣鸣《中东乱局下的仇恨与杀戮——“伊斯兰国”突起的原因及挑战》,《当代世界》2014年第10期。

③ Engaging the enemy”, *The Economist*, August 16, 2014, pp. 19-20.

④ Aymenn Jawad Al-Tamimi, “The ISIS Cavalcade: Round-Up of Some Claimed Martyrs for the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sh-Sham,” *Jihadology*, July 1, 2013, <http://jihadology.net/2013/07/01/musings-of-an-iraqi-brasenostril-on-jihad-the-isis-cavalcade-round-up-of-some-claimed-martyrs-for-the-islamic-state-of-iraq-and-ash-sham/>, accessed August 31, 2014.

示如何处决战俘、炫耀武力及其战利品的画面。^① 有些媒体估计，叙利亚内战中的外籍军团中 80% 的人员已经加入了“伊斯兰国”，它的号召力超越了曾经作为母体的“基地”组织。无论是美国奥巴马政府还是俄罗斯普京总统，他们深知“伊斯兰国”所代表的巨大隐患。如果放任它的存在，意味着恐怖威胁极有可能发生。最令美国担忧的是“伊斯兰国”所占地域，有可能成为训练、装备和发起主要是针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本土恐怖袭击的基地。^②

美军撤出伊拉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国内动荡，尤其是“伊斯兰国”武装在伊拉克境内的猖獗活动，证明巴格达政府社会治理能力很脆弱。曾经的“基地”分支“伊斯兰国”得以利用这种局面不断壮大，国际社会对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战争及其政策愈发提出质疑。2014 年，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指出，伊拉克北部大片地区被反政府武装攻占，这表明当年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决策是相当荒谬的。^③ 直至 2014 年 9 月，美国才决定组建包括北约和欧盟在内的国际联盟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战略目标。在此期间，有些国家曾公开谴责“伊斯兰国”，美国拒绝直接介入伊拉克局势的计划，联合国的表态也只是停留在“严重关切”阶段。2014 年美国开始对“伊斯兰国”进行空袭时，有学者指出，正是由于美国政府在决策上的失误，才导致现在难以挽回的政治困境。这实际上是一种“规避风险”的心态（Risk - Averse），由此助长了“伊斯兰国”迅速扩张其实力。

坦率地讲，奥巴马政府行动迟缓也有其难言之隐，其中包括国内政治特别是国会的限制。2013 年，美国两党的财政预算谈判破裂，五角大楼在未来 10 年不得不面临削减近 1 万亿美元预算的艰难处境。^④ 相比于美国在伊拉克的行动受限于国内政治、经济因素，“伊斯兰国”则获得来自中东地区或世界上多种渠道的支撑，其中包括勒索、倒卖石油、抢劫银行金库、

① Abu Mohammad, “Letter dated 9 July 2005,”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Retrieved 22 July 2014. PDF, p. 2.

② 王鸣鸣《中东乱局下的仇恨与杀戮——“伊斯兰国”突起的原因及挑战》，《当代世界》2014 年 10 月刊，47 页。

③ 《伊拉克为何风云突变》，《参考消息》2014 年 6 月 13 日，<http://world.cankaoxiaoxi.com/2014/0613/400395.shtml>。

④ 何帆、冯维江、徐进《全球治理机制面临的挑战及中国的对策》，《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 年第 4 期。

黑市走私、贩卖人口等。现在的国际共识是把“伊斯兰国”视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极端组织，抑或是个十足的恐怖“国家”。但是，美国政府在“反恐”战争中坚持的“双重标准”以及前后矛盾的外交政策，导致美国当年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的武器装备不断流入“努斯拉阵线”和“伊斯兰国”手中。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指出，“有些国家谴责伊拉克的一些恐怖主义组织，与此同时，却另眼看待叙利亚同样的恐怖组织，这种做法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危险行为”。^①

鉴于上述国际因素，2014 年华盛顿全球利益研究中心主任尼古拉·兹洛宾承认，奥巴马总统任期结束前，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不会被取消。对此，俄罗斯瓦尔代俱乐部坦率地指出，西方不可能通过战争解决伊拉克困局，因为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联合包括俄罗斯和叙利亚在内的周边国家，以及公正地解决伊朗核问题。^② 考虑到美、俄两国在如何打击“伊斯兰国”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法国战略学者巴朗什的看法是，除非西方国家主动与叙利亚、巴格达和伊朗进行某种意义上的合作，否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无法对付日益膨胀的“伊斯兰国”。^③ 的确，美国许诺以武力支持伊拉克现政权，可是奥巴马政府坚持避免美国过度卷入当地冲突。这种缺乏大战略的思维显然影响了它在中东地区执行有效的反恐行动。美国人在外交上一向有重眼前轻未来的习惯。一方面它发动打击所谓的“邪恶”国家，另一方面极力为自己的过失推卸责任。然而，打击“伊斯兰国”不仅是一个武力压制和空袭的简单问题，它涉及历史与宗教、种族隔阂、地区均势以及大国的博弈等。作为中东地区的最大既得利益者，美国必须考虑把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强加于当地的不同文化与制度的严重后果。特别是美国在中东国家扶植的政府或是缺乏治理经验、抑或得不到广泛民众的信任。在那些国家认同下降、种族利益与极端主义思想飙升的地方，西方的民主治理模式变得毫无用武之处。^④ 因此，缺乏坚实的民主传统催生

①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批评某些国家对伊、叙恐怖分子态度》，http://rusnews.cn/eguoxin-wen/eluosi_duiwai/20140624/44099903.html，俄新网，2014 年 6 月 24 日电。

② Gideon Rachman, "The west cannot fix the puzzle of Iraq through war," http://valdaiclub.com/russia_in_foreign_media/69500.html. accessed June 17, 2014.

③ 《美国指责土耳其、阿联酋资助 IS 欲推卸美国资敌责任》，环球网，<http://mil.huanqiu.com/world/2014-10/5159069.html>。

④ 袁源《灭“国”之战》，载《国际金融报》2014 年 9 月 29 日，A4 版。

了中东国家的种族问题以及宗教派系之争。

二

“伊斯兰国”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极端组织的兴起，都会影响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部署，迫使它优先考虑遏制极端恐怖组织的进一步扩大。^① 无论是在道义上还是在政策上，奥巴马政府在对待“伊斯兰国”问题上表现得的确优柔寡断。2014年9月公布的反恐新政显示，美国政府考虑了多项措施，其中包括向伊拉克、叙利亚反叛武装中的温和派提供更多的援助，并将空袭扩大至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战略目标。^② 针对“伊斯兰国”组织的壮大和屡屡发生杀害无辜人员事件，美国宣称“伊斯兰国”不是一个政权机构，而是一个典型的以恐怖残暴为特色的国际组织。鉴于它拥有一个具有极大规模的恐怖网络，虽然在结构上不系统，但在行动上相当灵活。从长期利益上分析，“伊斯兰国”不仅对伊拉克、叙利亚构成严重威胁，而且对中东的美国盟友以及美国在该地区的既得利益构成威胁。如果不加以遏制，其危险会外溢出中东地区，包括威胁到美国本土安全。^③ 因此，这是一场美国绝不能够输掉的反恐行动。

奥巴马政府一方面强调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领导地位，以坚定其盟友的信心，另一方面要求伊拉克政府进行必要的改革，包括建立包容性政府、以推动国内的和解进程。然而，奥巴马政府政策转变之缓慢，与上届政府将世界各国以反恐划线的自信与激进相比更加审慎和理性。这一变化是奥巴马个人风格以及政治领导能力的体现，但是在深层次上反映了美国全球领导力的衰落。^④ 美国政府在全球反恐战略与地区利益权衡上失之偏颇，更确切地说是它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契机，通过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来加强美国的公信力。实际上，全球恐怖主义并没有因为美国击毙本·

① 董漫远 《“伊斯兰国”崛起的影响极其前景》，国际问题研究网，http://www.ciiis.org.cn/gyzz/2014-10/14/content_7294980.htm。

② 袁源 《灭“国”之战》，《国际金融报》2014年9月29日，A4版。

③ 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 on ISIL,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09/10/remarks-president-barack-obama-address-nation>, accessed September, 2014.

④ Jim Garamone, “Obama: ISIL Presents a Hybrid Threat,” <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article.aspx?id=123287>, DOD, accessed October 27, 2014.

拉登这个“划时代”的胜利而告一段落。相反,美国在反恐中推行的“双重标准”,反恐部门的“监控丑闻”以及对平民的杀戮丑闻,迫使它的一些盟友产生一种“反恐疲劳”症状。的确,组建或参与国际联盟很容易,但是把反恐的“意识形态”作为凝聚盟友的手段并非有效。肯尼斯·华尔兹指出,联盟是在某一个方面具有的共同利益所致,而非在所有的方面都拥有共同趋向的国家所构成。^①

由于美国意在通过反恐战争来彻底打击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包括“伊斯兰国”组织,它不希望看到伊拉克或其他中东国家,乃至阿拉伯世界的各宗教派别之间的混战和动荡。这种难以掌控的暴力局面显然不符合美国的中东利益。对于阿拉伯世界,尤其是伊、叙周边国家而言,斯蒂芬·沃尔特的“威胁平衡理论”似乎更加有说服力。他认为,国家针对威胁做出的反应不仅是注重其威胁程度的总体力量,而且要看其地理位置、进攻性力量以及进攻意图。根据“威胁平衡理论”,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间结盟行为主要取决于其感受到的威胁来源,而不是谁的权力最大,国家结盟的目的是为了制衡对自己威胁最大的国家,而不一定是最讨厌的群体。^②

作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长期目标是要推翻阿拉伯世界存在的世俗政权,从而建立覆盖整个中东的哈里发政教合一的国度,可以说是以世界主权国家为敌。但是,弗雷德·哈利迪一直坚持的观点是,阿拉伯世界尽管拥有共同的伊斯兰信仰和文明,其内部各国却充斥着各种矛盾,故对“伊斯兰国”性质的认知也迥异,很难说美国组建的军事联盟以及参与联盟的阿拉伯国家都认为它是最大的威胁。^③军事上,各国希望美军发挥主要作用。因此,各参与国并非真正追随美国,而是利用美国所维系的有利形势参与进来以制衡不利于自身利益的其他势力,包括“伊斯兰国”及其他极端组织所构成的恐怖威胁。结果,他们心怀利己打算,尽量减少单独与极端组织对抗。这些说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联盟未必能够成功消除“伊斯兰国”所带来的巨大威胁。

① 肯尼斯·华尔兹 《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78~179页。

② Stephen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1-26.

③ Fred Haliday, *Islam and the Myth of Confrontation: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I. B. Tauris, 2002), pp. 129-136.

然而，美国面临的困境远不止这些。如果它执意动手，很可能最后难以收场；如果它放任极端组织发展，那无疑有损于美国的国际形象。无论是依靠伊拉克政府军还是武装叙利亚的“温和”反对派，结果都无胜算的可能。根据它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得到的沉痛教训，美国政府有关部门需要评估并做出成本收益计算。奥巴马总统在2014年8月决定对“伊斯兰国”的战略目标实施空中打击，但是仍然拒绝派出地面部队。^① 现阶段美国主要采取以空军打击为主的真正动机源于如下考虑。第一，利用空中压倒性优势和尖端武器的精确打击，既能保全自己又可避免高昂的地面战争，最终有利于争取国会和民众的支持。第二，在完全占据战争主动权的同时，试验新式武器的攻击性能，既为这些武器的打击效果做广告又形成威慑。第三，利用打击“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的机会，重新塑造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形象，同时减少美国单独行动的风险。^② 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希望能够以此改善美国在伊斯兰国家中的正面影响，并力图挽回小布什政府外交政策导致的美国在中东地区和伊斯兰世界的严重损失。

奥巴马政府强调用多边外交来解决地区冲突。然而，美国通常注重的不是在联合国或国际法框架下的多边主义，而是利用它的影响或其他外交手段提升美国的领导地位。例如，奥巴马积极支持摧毁任何不利于美国利益的恐怖组织，以确保在中东地区的安全利益。^③ 据报道，美国战略有以下几种可能。第一，美国扩大对“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实施“系统”空袭的范围和力度，特别是打击位于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的战略目标。第二，美国强化对地面反恐力量的人力财力支持。奥巴马称，美国打算向伊拉克增派475名军事人员，为伊政府军提供军事训练、情报搜集及后勤供给的支持。但是，国务卿克里重申不会派出地面部队。第三，美国与盟友一道整合情报资源，切断“伊斯兰国”的资金网络，阻止追随这一组织的外国武装人员进出中东地区。第四，奥巴马支持对叙利亚温和反对派提供5

① 《奥巴马对“伊斯兰国”全面宣战，四大打击战略》，《新京报》2014年9月12日，<http://news.sohu.com/20140912/n404250318.shtml>。

② 李少军《论国际安全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0期。

③ 《克里称美不会从地面进攻IS，呼吁国会展现反恐的灵活性》，《参考消息》2014年12月11日，第2版。

亿美元的综合性援助。^① 第五, 鉴于“伊斯兰国”对世界安全构成的威胁, 而且有严重侵犯联合国人权公约的记录, 美国政府也曾考虑组建多国联合部队打击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可能。目前, 英国、法国相继表示参加对“伊斯兰国”的空袭行动。

然而, 我们不能轻易排除任何突发事件的发生。如果世界上关涉美国核心利益的其他地方出现重大的动荡, 或者美国国内政治在这一议题内存在尖锐分歧, 美国不得不拖延甚至终止对极端恐怖组织的打击。一旦这种情况发生, 美国组建的国际联盟将面临解体, “伊斯兰国”将迎来新一轮的扩张机遇, 中东地区将成为全球恐怖主义产生的温床。鉴于此, 美国必须考虑是否能够推动阿拉伯国家担当打击极端组织的主体, 因为该地区的军事大国——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在反对“伊斯兰国”问题上存在着一致的利益。^② 不过, 上述国家之间能否建立互信将要面临很大的挑战。

坦诚地讲, “伊斯兰国”等极端恐怖组织的产生以及扩张暴露了在当前国际安全治理的严重缺陷。此外,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反恐问题上执行的双重标准及其过于急功近利的政策, 在很大的程度上导致了今天的危险处境。“9·11”事件后, 美国以反恐为名制造了各种违背人权和公认道义的虐杀、监听以及虐囚丑闻, 国内爆料的违反人权记录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 都影响了美国的全球战略以及它的国际形象。奥巴马政府改变了上届政府的某些弊端, 并对过去的中东政策进行了调整, 但是, 似乎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修补前端。^③ 这说明美国在打击“伊斯兰国”这样的极端组织上尚未形成长远的战略规划, 更难称“美国安全战略是一种成熟的、以国家利益为基线的战略”。

三

面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困境以及“伊斯兰国”日益增长的威胁, 中国

① 《奥巴马对“伊斯兰国”全面宣战, 四大打击战略》, 《新京报》2014年9月12日, <http://news.sohu.com/20140912/n404250318.shtml>。

② Gideon Rachman, “The west cannot fix the puzzle of Iraq through war,” http://valdaiclub.com/russia_in_foreign_media/69500.html, accessed June 17, 2014.

③ 周建明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逻辑: 遏制战略解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第383页。

学者阎学通曾经指出，现在的国际格局正在由“一超多强”向“两超多强”转变。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国际社会普遍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如何发挥更加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抱有期待。^①历史上，大国崛起的地理次序是先成为其所在区域的强国而后逐次成为全球性强国。^②中国的崛起首先是在东亚崛起，而中东地区虽是亚洲的远西地带，但却是具有重要战略维度的地区。“伊斯兰国”造成的目前动乱威胁到了中国在中东地区的长期利益。那么，旨在和平发展、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中国政府会如何对待“伊斯兰国”给中东地区造成的极端不稳定？是否中国应该借此机会从一贯的“随势”政策向新型的外交“谋势”转变，并且在实践中创造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方案或建议？

实际上，中国政府的立场与可能采取的措施已经成为国际媒体的热议。2014年8月，美国“外交政策”网站上刊登了题为“中国把‘伊斯兰国’视为日益逼近的威胁”一文。文章中称中国与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因此，两国应该相互磋商，在伊拉克问题上采取行动打击恐怖组织。^③如果我们认真思考中国政府提出的外交战略所强调的“一个重点、两条主线”的话，中国是无法回避或者容忍“伊斯兰国”对中东地区长期制造如此的混乱的。以下是本文在阐述中国政府的立场时所必须考虑的三个问题。第一，中东地区具有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价值让任何一个大国无法回避。在今天全球化的世界更是如此。第二，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覆盖几乎整个地区。不仅如此，双边具有广泛的互补性。第三，中国政府多次重申愿意在联合国或国际组织的框架下，发挥应尽的责任，引用王毅外长的话就是“为中国担当，为世界尽责”。^④

在地缘政治上，中东地区是重要的国际通道和能源宝库。近年来，中国在打击“三股势力”（恐怖主义、分裂主义与极端主义）上需要与中东国家进行长期合作，而在台湾问题上也需要中东国家的理解与支持。中国实

① 阎学通 《“一超多强”开始向“两超多强”演变》，《环球时报》2011年12月30日，第14版。

② 阎学通 《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5期。

③ 《ISIS 想向中国渗透，中美两国或共同打击恐怖分子》，美国外交政策网站，2014年8月13日，<http://www.huashengip.com/article-103809-1.html>。

④ 《中国外长王毅阐述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国际在线》，2015年3月8日，<http://world.huanqiu.com/hot/205-03/5854741.html>。

实际上与所有中东的主要国家保持着良好的互惠关系，与此同时，却没有卷入当地的宗教、政治和种族冲突之中。这一点是任何大国、包括美国和俄罗斯都未能做到的。有鉴于此，如果这些国家被极端组织所控制或者推翻从而导致分裂，都不符合中国的政治利益。对此中国政府在政治上及道义上积极支持像伊拉克、叙利亚以及任何受到“伊斯兰国”威胁的中东国家。同样在地缘经济上，这个迅速崛起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需要一半的能源进口依赖于中东。现在中国从该地区进口的石油超过了美国，并且已经成为伊拉克石油工业的最大投资者。因此，保持与产油国的稳定关系甚为重要。除此之外，中国和中东国家在产业结构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特别是经历了长期战乱的中东国家百废待兴，这个巨大的市场明显有利于中国相应的产业走出国门。鉴于此，寻求新的市场与能源渠道多样化实为中国当今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4 年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后，即刻受到很多相关国家的欢迎。其中，以色列学者大卫·古德曼在 2015 年撰写的关于中国“一带一路”的文章中指出，“由于中国对中东地区的能源需求日益依赖，这个崛起的大国不会允许该地区被恐怖组织所控制”。^① 近日，中国外长王毅进一步明确指出，2015 年中国外交的重心就是全面推动“一带一路”战略。鉴于中国在能源、贸易和地缘上受到美国及其盟友的压力，中国政府开辟新的外交“疆域”尤为重要。鉴于中东地区对中国的战略空间和能源供给极为重要，中国经济战略向“西”发展，中东国家能源以及庞大的石油资本向“东”输出，可能会产生 21 世纪的新“丝绸之路”，这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互惠、互利的国际合作工程。中国可以在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生产以及通信技术等领域帮助中东国家重振经济活力与维持社会稳定。的确，长期动荡的中东国家还可以从中国那里得到相对耐用的防务装备。特别是在在打击极端恐怖组织方面，中国能够与伊拉克、叙利亚等任何国家进行开诚布公的合作。^② 如果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与中东国家的未来稳定和发展能够切合的话，中国政府就不能够对中东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持漠视的态

^① David Goldman, "China's Emergence as a Middle Eastern Power and Israel's Opportunity," *BESA Center Perspectives Paper*, No. 284. Feb. , 1, 2015, p. 2 & p. 4.

^② 《中印在叙油田落入 IS 之手，叙利亚政府无力担负这种安全保卫》，《环球时报》2014 年 12 月 5 日，第 11 版。

度。相反，在打击“伊斯兰国”的问题上，中国政府似乎在谋求有所作为，即敢为世界和平与稳定尽责。^① 在这一点，中国是付出过高昂代价的。例如，由于中资企业在安全上面临严峻的威胁，尤其是缺乏保护和反制能力，中国与其他国家联合投资的叙利亚代尔祖尔油田在2014年12月落入了“伊斯兰国”组织手中。结果，沦为美国空军打击的重要目标。造成中国海外投资的很大损失。这样，中国有必要采取措施，加强与所在国在反恐情报、预警能力、防御打击能力等方面的合作或磋商。^②

除了上述传统的经济利益和地缘安全考虑外，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在维护国际道义和人权尊严方面，也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与担当。2000年联合国大会上，联大秘书长安南曾经呼吁国际社会就人道主义干涉的相关问题达成共识；2009年成立的“干预与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进一步明确保护责任的核心概念是“一个国家有责任保护本国国民免受可以避免的灾难，具体说就是免遭大规模的屠杀、强奸和饥饿。如果某个国家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履行其政府责任，那么，国际社会就应当对此进行干预，从而代替它履行这种保护的责任。”^③ 鉴于中国是传统主权理论的坚定捍卫者，并且对于保护的责任一向持审慎的态度，因此，中国政府坚决主张人道主义救援而不是西方式的人道主义干涉。在保护人民免受种族灭绝、战争侵犯、族裔清洗和任何危害人类的行为方面，中国政府的立场是一贯和鲜明的，即反对一切形式的针对平民的暴力和恐怖袭击，积极无偿地援助受到各类恐怖主义攻击流离失所的难民。实际上，中国近年来遭受了严重的带有激进宗教思想的极端分子的威胁，并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和巨大的损失。对此中国政府有必要与世界各国政府一道，未雨绸缪，阻止任何具有极端宗教思想的恐怖分子宣扬“圣战”、散步仇视或制造恐怖。对此，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在开展反恐合作上坚持联合国权威及其主导作用，或者通过区域联合形式，如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东南亚国家联盟，开展警务执法和反恐

① 罗艳华 《“保护的责任”的发展历程与中国的立场》，《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3期。

② 罗艳华 《“保护的责任”的发展历程与中国的立场》，《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3期。

③ 罗艳华 《“保护的责任”的发展历程与中国的立场》，《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3期。

情报上的合作与沟通。这体现出中国真诚积极地与国际社会一道, 构建国际安全的可靠机制。^①

四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多次表明 “我们主张在国际反恐斗争中尊重国际法, 尊重有关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中方愿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同国际社会加强反恐交流合作, 维护国际和平稳定。与此同时, 国际社会应本着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原则加强合作, 共同有效打击恐怖主义。”^②

上述观点不是鼓励中国去参与中东地区的大国角逐, 更不是意欲炫耀中国的军事实力。相反, 考虑到中国意在发展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 特别是中国经济早已摆脱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经济模式, 它在中东地区确实存在着地缘政治以及地缘经济的核心利益。毋庸置疑, 一旦中东地区陷入长期动荡和复杂的纠纷之中,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一带一路” 战略将会大大地被制约。这些都会长期而致命地影响中国的发展战略与经济 (能源) 的稳定。当然, 这一观点并非被所有中国专业人士所接受。例如, 中国前驻伊朗大使华黎明先生指出, 中国在中东政治中的实际能力有限, 其原因之一是中国从来未向其他地区部署过军队。尽管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看法, 但是仍然有必要考虑并分析中国参与中东事务可能遇到的风险。

其一, 中国作为后发大国在中东地区拥有诸多的利益, 此前更是名副其实的受益者。但是, 针对复杂的中东政治、伊斯兰宗教和伊斯兰世界, 中国必须在理论上进行先期的可行性研究, 一旦介入才能够有较为充足的理论与经验准备。中国人自古所强调的 “未雨绸缪” 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 中国打击 “伊斯兰国” 不可超越自我坚持的打击 “三股势力” 的底线。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大使馆官网, <http://sy.chineseembassy.org/chn/tzhf/t912012.htm>;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伊拉克共和国大使馆官网, <http://iq.chineseembassy.org/chn/zygx/t1218547.htm>。

② 《中方: 反恐应尊重有关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9-12/6587460.shtml>。

其二，今天的“伊斯兰国”如此猖獗且威胁极大，是与美国政府善于玩弄“制衡”政治和奉行实用主义外交有很大的关系。结果，现在美国及其盟友打击极端组织显得力不从心，于是开始自食其果，更是担心本国受到袭击。^① 现实中，以美国霸权为基础的单极世界秩序愈发显出诸多的问题，无论是全球层面上的网络空间治理，抑或区域的反恐战争，无不坚持其固有的意识形态和“双重标准”而忽视了人类共同利益的关切。例如，美国国务院从国际恐怖组织名单上划掉了东突。有些西方国家的媒体甚至把他们看作为了争取维吾尔族的独立而进行和平维权的少数民族团体。为此美国需要在道义上付出代价。如果此时中国政府主动与美国联手打击极端恐怖组织，恐怕会在全世界范围遭到恐怖主义的攻击。中国很明白全面战争造成的仇恨和混乱会滋生恐怖分子。就像当今美国认为他们每一次入侵和攻击任务的完成都是成功的，但是每一次“成功”之后都滋生了更多的恐怖分子和更糟糕的恐怖组织。因此，中国政府应该坚持，国际反恐斗争必须在联合国或国际组织的框架下，发挥各国的应尽责任。^②

综上所述，“伊斯兰国”产生的历史背景极其复杂，而它可能导致的威胁更是难以预测。鉴于中国在中东地区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和能源投资，我们有必要注视着那里的动态。其一，“伊斯兰国”武装所引发的教派厮杀和种族清洗有可能导致伊拉克形成三足鼎立局面：什叶派控制南部和东部地区，库尔德人占领北部地区，逊尼派统治西部地区。美国中东问题专家瑞恩·克洛克将它们称为“什叶斯坦、库尔德斯坦和圣战斯坦”。如果让这种情形继续发展，伊拉克将不再是伊拉克，叙利亚也将不再是现在的叙利亚，美国用数千军人生命和上万亿美元代价换来的不是什么中东的民主样板，而是把一个原本统一的伊拉克变得四分五裂。这意味着八年伊拉克战争和美国中东战略的彻底失败。这势必危及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

其二，“伊斯兰国”势力的扩展可能造成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在全球的进一步扩展。仅在2014年7~8月，即在巴格达迪宣称建立“伊斯兰国”

① U. S. military warned of possible Islamic State attacks at home: report,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4/12/01/us-mideast-crisis-usa-security-idUSKCN0JF2YA20141201>, accessed December 5, 2014.

② 《中国外长王毅阐释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国际在线，2015年3月8日，<http://world.huanqiu.com/hot/205-03/5854741.html>。

之后，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极端组织在该国多地举行集会和游行，公开表示对“伊斯兰国”的支持。菲律宾反政府武装“邦萨摩洛伊斯兰自由战士”和“阿布沙耶夫”相继宣布支持并效忠“伊斯兰国”。甚至在英国，支持者在伦敦牛津街分发宣传该极端组织的传单，传单正面印着“新世纪的黎明已经到来”等字样，鼓动人们离开英国，移民到新的“伊斯兰国”。同样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还有，2014 年 8 月尼日利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博科圣地”宣布在该国北部建立“伊斯兰哈里发国”，与巴格达迪的“伊斯兰国”遥相呼应。所以，叙伊边境“伊斯兰国”的示范效应如不尽快消除，世界各地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新一波兴起就难以避免，多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将受到威胁。中国政府的态度是明确而坚定的，那就是，中国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在打击“伊斯兰国”等此类的极端组织中，主张国际社会以相互尊重与平等的原则加强合作，共同有效打击恐怖主义活动，似乎是最为可行的解决办法。

3. Prospects of Islamic State and its Perceived Menace

Wang Li , Wang Yingliang

Abstract: The US withdrew her troops from Iraq and transformed the security responsibility to Iraqi authorities in 2011. However , due to the inefficiency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the poor governance in the area , and the weak authority of Iraqi government , terrorist bodies like “Islamic State” (IS) became a real problem. Specifically , their brutality in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 culture and law has shocked the world. Despite the difference of opinions on IS , the “double-standard policy” and unilateralism ,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terrorism , followed by the Western countries headed by the US has a responsibility difficult to shirk to this development. Now how can China which has important economic and geo-political relations with the region play a reliable and responsible role in this process? This paper looks back the situation and security dilemma in the Middle East and holds that China has enough ability and wisdom to make contribution to curr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ountries.

Keywords “Islamic State”; counter-terrorism; geopolitics; ener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 From Ethnic Communication to Ethnic Conflict

— Ethnic Political Interaction between Iraqi Baath Party
and Kurds during Period of “March 11 ” Declaration

Han Zhibin

Abstract: The “March 11 ” Declaration in 1970 shows that Iraqi Baath party tended to regard autonomy as the brace on Kurdish ethnic minority issue. A series of measures were taken , including the transferring of the part of the political pow-